



文学佳作年选，对于专家来说，是文学流年的历史见证，是对作品流变过程的分类赏析；而对于大众来说，就是一种普及、传播文学的快餐。省时、便捷，各得其所。文学佳作年选，如同收割庄稼，割了一茬又催生了下一茬。文学似乎在年度的收割中加快了。当下的文学作品还未来得及尘封，便有人抢着为它搜微、存档、检索、点评，这不能不说是时代对文学的垂青。

2011中国最佳

杂文



杂文是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它既是说理的，又具有文学的因素。它短小精悍，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针砭时弊，求索真理，剖析人生。

主编◎王蒙 分卷主编◎王乾荣



2011 中国最佳杂文

主编◎王蒙 分卷主编◎王乾荣

© 王乾荣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1 中国最佳杂文 / 王乾荣分卷主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2. 1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7-205-07210-0

I. ①2… II. ①王… III. ①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7337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沈阳市奇兴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1.75

插 页: 1

字 数: 355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封面设计: 丁末末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吴艳杰 等

书 号: ISBN 978-7-205-07210-0

定 价: 38.00 元

法律顾问: 陈光 咨询电话: 13940289230

太阳鸟文学年选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执行主编 林建法

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分卷主编

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 文 卷 王乾荣

诗 歌 卷 宗仁发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长篇小说卷 林建法

序

杂文：本固花亦荣

王乾荣

中国《参考消息》文章，完全编自外讯外报外刊外网，原题几乎改尽。2011年9月18日该报一文，题为《中国人重新爱上自行车》。这是转登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穆尔9月16日发自上海的通讯，原题《中国重新爱上自行车》。参考编辑只在原题加一“人”字当新题，意味全出。

什么叫“中国重新爱上自行车”？能代表当今“中国”的，无非高官富商或其他摩登精英人士，他们会“爱上”自行车吗？自行车是平民代步工具。如今北京自行车道几近全灭，上海贵族道路，甚至霸道地限制自行车通行！我想《参考消息》编辑加一“人”字的苦心，是指那英国佬其实瞎说呢——这乃是为滚滚汽车洪流所“堵”、所“挤”、所“逼”无奈而觉悟了的中国边缘老百姓重拾自行车，向当局索要“路权”，而不是什么“中国”爱上自行车！何其“牛”的崛起的堂堂“中国”，宾利雅尊凯迪拉克之类消费超度膨胀，豪华奢靡全球耀眼拔尖未有穷期，咋能回过头去，重新“爱上”寒酸土气可怜兮兮的自行车呢？9月16日新华网报道，巨富陈光标狠砸坐骑奔驰，以示“低碳”出行决心——哪个正常人忍心把好端端天价爱车砸碎？欲“爱”自行车，先砸奔驰车，谁有这资格和气魄？豪车残骸的处理，得费多少劳力，解析出多少二氧化碳及其他三废？肆意破坏财物，纯然作秀而已。

《参考消息》又转登香港《亚洲时报》9月15日一文《台湾政客不问苍生问鬼神》，该文原题是《台湾仍然受超自然的力量控制》。参考改的新题，用人们烂熟的李商隐名句而弃暧昧啰嗦拗口的“受超自然的力量控制”，不但比原题立场鲜明，更活泼快性通俗有趣得多，十分吸引眼球——如用原题，啥“超自然的力”云云，我一定不往下读了。

选入本书的刘继兴先生《民国报纸的那些绝妙标题》一文说，“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题好一半文”。天下文章同理，我今只说杂文，具体举例谈谈杂文标题。设若把杂文文本主体看成花木之根、之茎，即“本”，

其题目便是枝叶花，即“标”。枝、叶、花三元素，我以最鲜艳夺目的花代之，则可以说，本固花自荣，花之荣，当然标识着本之固。

遵命每年编一册杂文选本，挑出百把篇，总要改动一些甚至大部标题，是我觉得，应该让每一款题都像一粒粒闪光的磁石，将“路人”紧紧吸住，又像一个个风景区的一道道漂亮门楣，叫“游人”一瞥而欲入内。无吸力，人家只能从旁掠过；门楣不显，牌匾俗气陈旧，人们走近了也会退避三舍。如此，您的满园春色迷人风光，不是“白瞎”了吗？

那位说：何以见得您“修”的“门楣”，就美而有吸力呢？实话说，不见得。很多原题是很巧妙的，我喜欢尚且不及，哪敢改？有的原题本来挺好，我另拟，只为适应本选本，或许弄巧成拙，作者不一定买账。总的说，本固花荣是我的向往，我只有用心去编，虽不能至，当勉力尝试。

作为选家，选是一力，编也是一力。不能说，我奉“拿来主义”，光选不编，把作品全盘照搬推向读者，完事大吉，错别字也不动。我敬佩的编辑头领邓拓发明一词“挺笔”，以鼓励众小编。我略会其意，编辑文稿时手痒，总想“挺”一下，算个毛病，遂成惯性。既编，自当包括对标题的润饰和改动，乃至另拟。这是编辑之道，也是常理。

杂文如果不算最俏皮的文学样式，也是其一吧。为什么活泼的“文本”，往往没有与之相谐的“文标”呢？标题不是点缀，它是思想，是文眼和文魂。杂文欲招徕读者，除了努力作文，不也应在标题上下点儿功夫吗？选入本书的杂文，我自认是好的或较好的文章，它们的标题，也不该死刻板，而应灵动快意多彩，以使文题相得益彰，使作品锦上添花。

下面是今次部分入选杂文的“题解”，自然顺带点评了相关文章。

01 对比鲜明，凸显差别 有对比方显区别，以距离甚大两物相比，差别尤彰。鲁迅有文《宣传与做戏》，是以对比法制题的范例。“宣传”，是须成立一个专门的“部”打理的活计，严肃如此，怎会跟“游戏”相提并论呢？鲁迅文中说，国民党的“宣传”布道，乃是“对外说谎”之意。鲁迅还有一文《爬和撞》，说“爬”者的辛苦和“撞”者的幸运，终究是“早已爬在上面的人，就天天替你们（未爬上者）制造撞的机会”，这原是人性的分野。人，就活在不断爬和撞的巨大落差之中……

本书《林黛玉的新意识》一文，褒扬了黛玉创新的“度”。林小姐作诗虽然思接八方，运笔如魔，却决不会涂抹什么“梨花体”。读过《红楼梦》的，皆知林黛玉诗词写得洒脱，且“诗论”自成一家。此题点出黛玉的“新意识”，稍嫌朦胧；而“不作‘梨花体’”，就是既洒脱，但不把洒脱“脱”至荒诞无经的赤条条。文章明论黛玉，暗刺“梨花体”、“下半身”等当今文

坛怪相邪风。既重法度又不拘一格的林黛玉，和彻底大撒把的“梨花体”，对比鲜明，势不两立，不如拿《林黛玉不作“梨花体”》（见第3页）为题。

《红歌里确有“文革歌曲”》，标题已含对照。红豆里混进黑豆，不必大惊小怪，均可吃得；红歌里掺入黑歌，此事体大，性质变了啊！黑歌不光指往昔国民党反动派骂共产党的歌，歌颂“文革”和瞎折腾的，也是。要的就是黑红分明，舍黑而取红，目的是振奋人心，却不妨“红”里冒出个“黑”，叫人心寒，是哪个肯紫生变？颜色本身很灼眼、很难辨吗？“红歌”之意义何在？“唱红”的众生，没有一个觉悟到居然唱了“黑”吗？或者，反正叫唱就唱，管什么意义不意义！而“唱红”的辨色人，要否作一点反省呢？我改原题为《“红歌”里这首歌有点“黑”》（见第67页），欲以色彩分明的“红”与“黑”，为直接矛盾双方，为“本质对比点”，仅此“一击”，即凸显既不红也不黑的作者黄一龙先生的敏锐深刻洞察力，揭出了某些大张旗鼓现象和提法的荒诞。

《上帝、警察与记者》，我改为《这么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一点儿不混乱？》（见第134页），也是把“自由”和“不混乱”作一对比——在某些地方，自由是井井有条；在另一地，“自由”则是混乱。自由也好，混乱或“不混乱”也罢，都叫人想起“维稳”。

02潜伏其词，启人深思 不言之“言”即潜台词，意在话外，体现言说者的智慧和机灵，可发人深思。鲁迅一文题是《几乎无事的悲剧》。无事，就是既无喜剧，也没悲剧，又何来“悲剧”？其实文中“悲剧”，是指“无聊于无所事事”，即如一闲人坐在上海的阁楼里，百无聊赖地分辨弄堂叫卖声的今昔变化，或者窥视对面洋人雇佣的喜欢“轧姘头”的苏州阿姨如何和老太婆“吵相骂”，又如何将“遭到情敌追打的男人”关在门外——这乃是别一种悲剧。

本书《幽默究竟是什么意思》，追问“幽默”的“究竟”。题虽大，但比《论幽默》之类纯粹，止在“究竟”上刨根问底，无论其他。文章批评的，是时下泛滥的“拿肉麻当幽默”，是浇漓的世道。我拟题《我们也有幽默》（见第18页），就是对“幽默”的慎终追远，和对胡乱搞笑泛滥现实的“暗击”，或许更令人警醒，原文中也提到这点，我于是把它“潜伏”在题中，言外之意，即“我们现在没幽默”。

《原武大校长刘道玉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清华大学谨启》，是网题，或许并非刘道玉先生亲拟。《书摘》摘此文时题为《清华大学谨启》。因是书信体，文章的提称语、启辞、问候套语，即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清华，你好！”。“百年清华，行健不息”，国内外响起一片贺寿夸赞之声；清华欣欣然

迎喜，自我表扬犹恐不及，哪有闲暇反思自己的不足？刘道玉先生说，那么，“我不妨对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我拟题《清华，你好！清华，你好吗？》（见第122页）——“你好”，是俗世套语，用叹号，自含清华“好”的一面；“你好吗”，套语固然是套语，后边用了问号，却也隐藏着一种严厉追问：你陶醉了？你真的好吗？好在哪里？贵体真的无恙？如感不适，有没有请医生诊查、疗治一番？自身有康复的打算和计划吗？我想作者赤心切切，其着眼点，正在于此吧。

03作惊人语，令人震撼“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刻意追求最能表情达意的诗句，编辑制题亦然。惊人语不是奇崛瑰伟的狠话狂话大话，而是最普通最常见，却最令人震撼、战栗、惊艳、服膺的言词。《论“他妈的！”》，鲁迅之前，可有人把如此粗口入题的吗？没见过。但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题，至今为人乐道。当然读正文，更觉鲁迅论“国骂”，其实是论“国民性”，挖掘得入木三分。

如今怪说、臆说、妄说、胡说层出不穷，总之乱说一气，人们见怪不怪。但怀疑“勤劳是美德”的说法，还是鲜见。《勤劳真的是一种美德吗？》一文，对所谓“勤劳”作了新解，光看这题，即逗人读瘾。我想作者和文中胼手胝足的可怜老太太，既然都对异化的、被迫的“勤劳”恨之入骨，就把老太唾骂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亲民诗人”的话，作为标题吧——《“呸！你才勤劳呢！”》（见第20页），多决绝，多解气，又多么无奈！先看题令人惊诧，再读文悲从中来。“你才勤劳呢”，实非老太如周作人挖苦鲁迅时说的“好立异唱高，故意地与别的拗一调”，而是老太太一家八辈子和跟老太太一样“勤劳”的那些人的共同心声。

《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直刺人神经的标题，萧让，你是咋起的？但后半句说鲁迅“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却不尽然。鲁迅滚蛋了，曾入鲁迅笔下的可怜人，却未见得全都“欢呼雀跃”，比如祥林嫂，连问一声“地狱到底有没有”，也没人听了呢。鲁迅滚蛋了，未曾入先生笔下的很多新牛人，比如新兴买办和摩登西崽，也会“欢呼雀跃”的——再没人能画出他们丑恶灵魂的烂和脏了嘛。所以我干脆简而化之，以《鲁迅终于滚蛋了……》（见第242页）为题。为什么说“终于”滚蛋了？因为在鲁迅，是一直想“自滚”和“速朽”的；他的很多仇人或亲爱者，也时时巴不得他“滚”得远远。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鲁迅不是被人捧着当“旗”、当“饭”，就是叫人拿来当“砖”，或者干脆做舞刀弄剑的“靶子”，颂他咒他之论滔滔不绝，吃他毁他之举花样翻新，三十六计玩尽，十八般武艺悉数招呼，在这口诛笔伐的大混战中，可怜鲁迅“一暝之后，言行两亡”，却赖

赖唧唧，迟迟没有“滚”成“蛋”。终于新时期了，彻底革故鼎新了，鲁迅也“终于”滚蛋了——至少给人以即将“彻底”滚蛋的感觉。可是鲁迅究竟会不会“被滚”得无影无踪，我想那些一心让他“滚蛋”的人，恐怕会略感失望。他即使滚到天边，也会乜斜着眼睛瞧着咱们……

《拆迁主义结束了吗？》，以“主义”设问，大词儿，无人能答。文中说“‘月是故乡明’都拆掉了”；“明”没了，仅仅剩下“暗”，就以《“月是故乡明”都拆掉了》（见第277页）为题。

04刻意“偏题”，是为强调 即说的是两方面或多方面，但只突出一面，令“这一面”给人以深刻印象。鲁迅文《“大雪纷飞”》，说李焰生“反对大众语”，指“‘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地）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鲁迅便以“大雪纷飞”为题，并调侃道：文绉绉的“纷飞”，也可用“凶”、“猛”或“厉害”等口语的，而《水浒传》里一句“那雪下得正紧”，就更比“大雪纷飞”的“神韵”，好远了。鲁文并不多提“一片一片”，读者对作者意旨，即已明晰。

本书《语词的流行和存放》，挺贴切的题，说的就是词语的“流行”和“存放”。当今摩登词狂欢，怪异词爆炸，时势使然，老夫子们无须见怪，地或可裂，天难塌陷，如该文作者说，词语即使是“放手滥用”，它们“也翻不出语言之网”，“许多簇新语词，无非旧词重新包装”。这不就是“打旋儿”嘛——“存放”自在其中。我拟题为《在语言激流里打旋儿》（见第31页），突出“激流”，以表语词变幻的莫测和迅猛，也许可给读者的刺激更加强烈一点儿。

有题《如果〈建党伟业〉只是一部电影》，文章实指它并不“只是一部电影”。它承载着“公货”，编导、演员却心痒、手痒难耐，令人不易察觉地偷偷塞进一些“私货”，并且使区区“私货”成为亮点、看点。这或许并未“损公肥私”吧？此文貌似议论这电影的方方面面，实则为“私货”的尴尬叹息，所以我作题《“私货”在“公货”里一闪而过》（见第155页）。

05比喻巧用，引发联想 比喻是小孩子都懂的，就看谁用得独特贴切。鲁迅文《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好长的题！咱们只说，鲁迅引“女人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她‘小’起来，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以喻国人的爱走极端，是为“引喻”——并由此说开，竟然把“中国人之非中庸”、“孔夫子有胃病”和“学匪派考古学”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联系了起来，手法端的高超。

本书《人力资源的诅咒——从荷兰风车看“康乾的盛世”》，原题指向

明确，长了点儿。文章从荷兰风车说起。车因风力鼓动而转，故名“风车”，可助人干活，这是早先荷兰人对上帝恩赐的借用。为什么，在咱们只把毛驴骡子当动力的时代，人家就巧妙地驾驭了自然风呢？显然是，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处世方式和头脑中，别有一股“风”生的缘故。我改题为《哪股“风”吹得风车转？》（见第43页），乃是一种“暗喻”——欲知这“风”的究竟，请读正文。

牛撇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鱼在受冻》（见第153页），牛人自拟牛题，以有人可怜鱼的“受冻”，喻阶级斗争时代咱们的自以为是、自我肥胖、不自量力和“悲天悯人”。以鱼比人，“明喻”也。咱们不是鱼，却深知鱼之冷，还要大包大揽“救”人家于万劫不复，岂非脑子里进水，瞎操心吗！那些曾经跟咱们有过“鱼水之情”的刁鱼，不但没有“冻死”，还被咱们喂养得膘肥体壮，如今底气十足，在南海问题上叫嚣着要跟咱们“鱼死网破”呢！

06 诡谐搞笑，对抗严肃 有些严肃的东西，其实最搞笑。以反常理、反常识的怪异表述而收诙谐风趣效果，叫人从荒诞中悟得正理，修辞格叫“诡谐”。鲁迅有文题曰《革命咖啡店》，看着是不是挺突兀？铁和血才是革命的属性呢。鲁迅文中说，“年青貌美，齿白唇红”的小姐少爷一类“革命”人物，在上海滩“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这样的咖啡店里，一边“享受乐园的清福”，一边“高谈”并“沉思”——这是一幅怪谲的独特风景？哪跟哪儿呀！

本选本《娜拉怎么分房子？——从婚姻法新解释扯起》一文，批评了《婚姻法》新司法解释，强调“中国女人”对它的“不买账”。作者从易卜生话剧《玩偶之家》说起，十分好玩儿。“出走的娜拉”，是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艺术形象，作者以之为例，扯到中国妇女“按《婚姻法》司法解释分房不公”这事儿上（并非题中所谓“从解释扯起”），极尽揶揄之能事。娜拉走后怎样？易卜生说了不算；鲁迅的推断大致靠谱。该文假设了人艺小剧场上演《玩偶之家》的场景，令全体观众在全剧结束之时起立，仿网语“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而大喊：“娜拉，你妈喊你回家分房子！”借彼打此，滑稽有余，谐趣横生，是对严肃的“司法解释”偏向强势男权的一种抗议。中国女人从做花瓶、醋瓶到成为药瓶，一直也没个安顿自身的瓶托儿。我索性把虚拟观众喊的那话作为标题——《“娜拉，你妈喊你回家分房子！”》（见第257页），读者或可从中体味司法的离谱，和娜拉一旦变成中国受气小媳妇时的六神无主和尴尬。

《老百姓怎么看政治》，大概无意写成杂文，所以题目像一篇一板一眼的

高头报告，其实作者并未绷着脸，反而写得挺活，是颇具情趣的“红色杂文”。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政治笑话：“文件里有一句话说：‘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生产队开批判会，队长向大家传达说：‘这个林彪很坏，他还偷了一件马克思的大衣。’”我缩此句为题——《“林彪偷了马克思一件大衣”》（见第106页），看题目自然令人讶异而瞠目结舌，觉得天方夜谭来了，玩笑无边；读文方知原委，领悟到诡谲对于“严肃”的无情解构。老百姓怎么看政治？“政治口号不能为群众所理解”，就是这个后果。

07特意反语，指向明确 和一般习惯反语不同，修辞学上把作者经过细心思考，特定选用的反语叫“特意反语”，往往表达强烈爱憎情感，又让人一看即知所指，不至于当“正意”理解。鲁迅有一文，题《水灾即“建国”》，即用特意反语。

本选本《天价酒事件：哪一句是真话？》一文，指斥中石化高层群丑，义愤填膺，字字鞭辟入里。我用文中句子，拟了《中石化就鲁广余一个坏蛋》（见第86页）为题，或可令人一睹喷饭——谁都知道，“就一个”是多么可笑。

《“请恕我无法感恩……”》，直道“无法感恩”；我以文中意思拟题《代发幸福宣言：感恩》（见第23页），是替“被幸福”又被迫“感恩”者说的反语——那明明是辛酸的、变味儿的“幸福”啊。中国的时髦善人，多在功利境界，而远离道德境界，他们不懂“不食嗟来之食”精神，拿纯净的慈善为幌子，以伤害弱者自尊而邀自己的名，连带收获自己的利，一叹。

网选郝在今一文《“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放？”》（见第52页），是书摘片段，标题为郝先生原有，还是哪位网友戏拟，不知，总之挺扎眼，挺棒。文中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句民间俗语，不时被毛泽东引用。毛泽东总是说，‘不让人说话不行，屁放了，肚子就舒服了’”，以此印证中共新华社社长廖承志请示党中央“放屁”，没啥大不了。共产党人既非青面獠牙、共产共妻，也不总装得一本正经，连说话也句句不离“革命”，如鲁迅所言：“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布；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也是廖公子身份特殊，有开国国际玩笑资本，他的诙谐和当时中央领导领悟幽默的智商情商和大度，催化了与建立新中国相关的一批政治口号的产生和传播，在中国革命史上理当留下一笔。当然如在“文革”期间，这“政治屁”无疑是廖先生最严重的一条“恶攻”，哪怕他有“名妈”廖仲恺夫人。整人者大学问家康生，即使明白“特意反语”修辞手段，也会假装不懂——这只苍蝇，没缝还钻个洞下蛆呢。

08 题文相反，煞有介事 此类题与“特意反语”有相似之处，但它不能使人从字面看出文章内蕴，待读文后才恍然大悟。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写的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实道“说不出”，偏在标题里煞有介事明示“必读书”，扬抑之间，蕴藏着小小的狡猾。鲁迅《我要骗人》，实道自己对别人的安慰和自己的痛心、无奈。《玩笑只当它玩笑》，是批评刘半农奚落白话时兴期的所谓“欧化语言”的。刘氏说中国话再怎么“欧化”，也不能把“子曰”说成“曰子”，鲁迅说这是说笑话；可他实际上却没把正值语言转型期的这个争论当成“笑话”。《男人的进化》，全篇是对男人“退化”的批判。

本书《无知无畏与无奈——远离中国医学的后果及化解》，文中有“连‘坐月子’都是中医的罪过”句，我简而化之拟题《坐月子，中医之过》（见第247页）。中医其“过”多多，有海龟“打假斗士”甚至说它全是糟粕，欲彻底灭之而后快。我拟新题给人以探讨中医“坐月子之过”的第一印象；可文中全然是为中医辩护的。

我所拟题，多从原文提取，即我基本尊重作者原意及知识产权，只是将语词或短句变成题目而已——但也不仅仅把“一碗豆腐”说成“豆腐一碗”。本书还有一些我认为不平庸的题：《豪门的肚子》含蓄蕴藉；《山上山下》语义双关；《跨出厚厚的大红门》意味深长；《我不歌唱“好领导”》《我不感冒他那副长相》率性直言；《鲁迅骂得，胡风骂不得》《珠江横渡：两个人的游戏》讽刺嘲弄；《老当“夷”壮》《“编剧”当译“杀死你”》《为什么丁丁打针不疼？》《北京太偏远》诙谐俏皮风趣……有没有清新淡雅、富于诗意的？《好一曲〈凤求凰〉》算一个。这些题有的是原创，有的是拙拟。不管谁制题，不管用哪种手法，我总的感觉，本固花荣，如陈望道说，“恰当”即是美。

前述刘继兴先生文，提到制题高手张友鸾。我辈卑微，断不敢跟新闻巨子张先生比，但可从张先生事中悟出编辑的天职和标题的重要。作为本书选编者，本人学作一些标题，不为过吧？

鲁迅说：“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见《读书杂谈》）是为箴言，我服膺。标题抢眼，文意醇厚，我选文注重这样的“趣味”，盼读者能“手不释卷”，则“扩大精神，增加智识”，便是水到渠成的了。

本《序》侧重谈题，关于杂文本身，也说一两句。夏天在银川开全国杂文会，探讨“杂文的走向”。众贤才议论滔滔，主持人命不才也发个言，我

说不出一字，只好拣一些枝枝杈杈草草塞责。回来一想，题不难答，一句话，“时势走向就是杂文的走向”——当然是鲁迅所说意义上的杂文。杂文生机蓬勃也好，苟延残喘也好，速朽完蛋或者寿终正寝也罢，那是你我能影响、能左右，推而论之，能预见的吗？

2011年10月 于北京

目 录

序 杂文：本固花亦荣王乾荣

安徽生	上，还是不上大学？	1
安立志	林黛玉不作“梨花体”	3
毕星星	1985，以得票多少为序	5
柴 静	人什么时候胡说八道	8
潮 白	“脊梁”不过是“伎俩”	9
陈 仓	人人渴望浪漫的私奔	11
陈鲁民	趣味“励志铭”	13
陈四益	乌纱略戴心情变	15
池 莉	我们也有幽默	18
狄 马	“呸！你才勤劳呢！”	20
丁 辉	代发幸福宣言：感恩	23
冯日乾	泾阳多劲士	25
符 号	一只开眼井蛙的“事实主义”	27
高红十	百年中文一排椅	29
郜元宝	在语言激流里打旋儿	31
瓜 田	俗眼观“山”	34
郭 贇	谁养活了陈丹青？	37
郭光东	人民币干脆也实名制	39
郭庆晨	要小心眼，玩“大手笔”	41
郭宇宽	哪股“风”吹得风车转？	43
海 纳	名位，“辞宴”的资本	46
韩石山	我的最高职称	48
韩小蕙	在物欲横流里立着做人	50

郝在今	“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放？”	52
何 申	好一曲《凤求凰》	54
何怀宏	人以食为天	56
何仁勇	捧错臭脚	59
胡展奋	卖淫女雅称“失足妹”	61
黄 波	我们都是“中年奴”	63
黄纪苏	90年前世今生	65
黄一龙	“红歌”里这首歌有点“黑”	67
贾平凹	不能让狗说人话	69
蒋 萌	谁迫他“一个人战斗”？	71
蒋德海	道德已死，司法难活	73
蒋子龙	“红旗”应该感谢“渠”	75
焦 加	生活，如几片石头磨过	78
金 友	出卖荒凉	80
孔 曦	“国面儿”	82
老 北	真相终将晾晒在沙滩上	84
老 土	中石化就鲁广余一个坏蛋	86
老 愚	珠江横渡：两个人的游戏	88
雷 颐	朗朗“不过演奏了一段中国乐曲”吗？	92
李恩柱	如果官员命运由上司决定……	95
李红强	认知鲁迅，依然是盲区	97
李建永	表 现	99
李立君	中国人身上仍未去掉的狗奴性	102
李秀卿	方舟子必答题	104
梁 衡	“林彪偷了马克思一件大衣”	106
梁小民	合伙，为什么“亲兄弟明算账”？	108
林 达	人性的墓碑	109
林 辉	民国知识者，够份儿！	111
刘 火	阿谀奢靡强作赋	114
刘 齐	旧文新悟	117
刘诚龙	常识面前，端啥架子？	120
刘道玉	清华，你好！清华，你好吗？	122
刘继兴	民国报纸的那些绝妙标题	126
刘若英	完蛋女人	130

刘晓莹	依然沉默的大多数	132
刘再复	这么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一点儿不混乱？	134
柳 萌	谄媚的嘴脸“哈”权位	136
龙大轩	老当“夷”壮	138
鲁 人	山上山下	141
陆春祥	将会议博彩一下	143
马小淘	低碳，忽然无处不在	146
孟 静	豪门的肚子	149
孟繁佳	监视台湾	151
牛撇捺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鱼在受冻	153
潘采夫	“私货”在“公货”里一闪而过	155
潘洪其	遍地都是“彭宇案”？	157
彭 俐	水泥城堡	159
钱 钢	“社会”二字定义有点乱	162
乔 叶	抗夸力	164
邱振刚	英雄来自平凡，而非猥琐	167
阮 直	隐私，私隐最安全	169
单士兵	跨出厚厚的大红门	171
商子雍	可以不说，不能胡说	173
邵燕祥	批评的态度	175
邵毅平	兔子的耳朵与三个孙中山	178
沈 栖	“被雷锋”，略欠爽	181
师力斌	新时代的“你们”和“我们”	183
石 飞	“爷爷，小马不怕水！”	185
司马心	“从七品”准芝麻官鲁迅	187
宋志坚	“复苏槐”的“复苏”	189
苏 北	肤如凝脂？不就是皮肤像猪油一样吗！	191
苏文洋	咱们不了解的原装《国际歌》	193
苏中杰	我不歌唱“好领导”	196
孙 郁	绍兴的符号	198
唐德亮	“百家”嗜古	200
陶东风	歪理为什么走遍天下	203
凸 凹	瞄准着最值得猎取的“猎物”	205
王 晖	“每块石头下面都有着一条蛇”	208

王充闾	“老处女”的自嘲	210
王春瑜	人间若无竹枝词.....	213
王得后	鲁迅与愤青	216
王国华	如果一个仆人听不得抱怨	221
王俊良	梁山英雄闹荧屏	224
王开林	富贵之后几斤两?	226
王向东	孔子治学“三境界”	228
魏得胜	“震死日本人!”	230
魏剑美	韩寒的背影	232
吴营洲	杂文无“拐”	234
吴志实	神州桥史:通途变畏途	236
武宁远	同情,有时是一种打扰	238
向蓓莉	为什么丁丁打针不疼?	240
萧 让	鲁迅终于滚蛋了.....	242
肖复兴	狂放泥酒都忘老	244
夏天的小白兔	坐月子,中医之过	247
徐 昕	“编剧”当译“杀死你”	249
徐怀谦	娱乐至死,愚虻生焉	253
徐迅雷	管家婆也是“家”	255
押沙龙	“娜拉,你妈喊你回家分房子!”	257
鄢烈山	舟子打假:国家不幸斯人幸	260
杨学武	鲁迅骂得,胡风骂不得	263
叶延滨	网络时代三种人	266
一连三	亲,这山咋唱那山歌呢?	268
伊 文	曾荫权说:对不起,我错了	270
怡 安	多面纯情	272
佚 名	孙觌认“父”苏东坡	274
尹传红	多少“预言”成浮云	275
于 坚	“月是故乡明”都拆掉了	277
余 华	鲁迅的叙述:像子弹穿过身体	279
俞 飞	偷开僧眼觑红尘	282
元 明	老镇,我不再回来了	285
鲍尔吉·原野	那些大词	287
袁 征	孔子不过是他们鼓吹自己的摩登工具	289